



在祖国东南沿海，有一处美丽的深沪湾。深沪湾北畔，坐落着一个美丽的渔村——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子英村。

子英村原名岑兜村，是华侨英烈李子芳的故乡。20 世纪 50 年代，热播电影《上饶集中营》里有一位名叫钱子英的归侨烈士，原型就是李子芳。电影播出后，为了永远铭记英雄、传承英烈精神，村子更名为“子英村”。如今，村里建有李子芳纪念馆，每天来这里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进纪念馆，那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一件件陈旧的老物件，把我带回逝去的岁月。

李子芳出身于菲律宾华侨家庭，本来可以继承家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志向远大的他，17 岁那年毅然选择归国求学，后参加红军，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革命斗争的锻造和考验中，李子芳迅速成长为党的好干部和优秀的新四军指挥员。

长征途中，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干事的李子芳，在行军之余教战士们学文化。他在旧报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革命”“团结”等词语，既教战士们识字，又讲革命道理。他自己更是抓紧时间学习革命理论。行军中，他比别人多一个行囊，里面装着他喜欢的理论书籍，一有空就认真阅读，并在本子上写下心得体会。由于对革命忠心耿耿、才干突出，中央红

翻开《耄耋荣光》的扉页，那行“谨以此书向千千万万的退役老兵致敬”的字样，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记忆之门。这本由江西省吉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编的厚重之作，记录的不仅是 22 位参战老兵的个人故事，更是一部用信仰和奉献写就的精神史诗。

接受采访时，这些老兵年龄最大的 107 岁，最小的 90 岁。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在和平中老去，却从未忘记自己为何出发。《耄耋荣光》最动人的地方，是通过一个个真实质朴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普通一兵，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作出不平凡的选择。

107 岁的林树生老人，16 岁参加红军，珍藏的渡江胜利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章等依旧熠熠生辉。接受采访时，他颤巍巍地走进房间，小心翼翼地 from 箱子里拿出包裹严实的小包，打开黄绸缎，这些用鲜血换来的荣誉展现在世人面前。纪念章是他的宝贝，平时都会被锁起来，除了他自己，其他人拿不到。更让



曙光照秋山（中国画）

留得青山上云霄

■向贤彪

军胜利抵达陕北后，李子芳先后被擢升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36 年秋，红一军团举行“世界知识和抗日形势”知识测验，陈赓、李子芳得了满分 100 分。时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在学习总结中说：“陈赓、李子芳同志成绩最好，都得了满分，另各加 10 分，以资鼓励。”于是，大家亲切地称李子芳为“110 部长”。

“就像是一根上足了的发条，有一股永远使不完的精力。”这是时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委员萧华对李子芳的评价。长征途中，斗争环境极为艰苦，特别是进入草地后，四处荒无人烟，道路泥泞，稍不注意就会陷入泥潭。除负重行军外，李子芳跑前跑后做思想政治工作，照顾其他战友。遇有生病、负伤的战友，他还要把他们的枪接过来，搀扶他们艰难前行。有的战士不会打草鞋，李子芳经常在路上帮他们打。一次，一名战士的鞋陷进泥潭拔不出来，他就脱下鞋给战士穿，自己光着脚走路。那时部队有几匹马，用于驮运物资和给养。大家看李子芳身体不好，就劝他骑马，他总是婉言谢绝，坚持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七七事变后，李子芳奉命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常常对部里的同志讲：“组织部是干部的家，我们要为他们服务好。”许多同志喜欢找他谈心，他总是认真倾听、耐心开导。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汤光恢，在文章中深情回忆：“当时，新四军是新建单位，人简事繁，百废待兴。身负重任的李子芳同志，总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忘

我工作。”还有战友这样描述他：“李子芳身材颀长，穿一身军服，面色消瘦，却目光炯炯，精神焕发，大有一种伟岸、庄重的军人风度。”

“李子芳同志没有警卫员，也没有秘书、通信员，生活很朴素，背包自己背，没有架子……”这是叶飞将军对李子芳的评价，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位战友、乡友的高度赞誉。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时，李子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办公桌，床是由两张椅子合并、在上面搭一块木板组成的。虽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严于律己、崇尚勤俭、不搞特殊，对部属和战士体贴入微。

“铁军战士不弯腰，岂能怕死去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这是李子芳在上饶集中营石底监狱写下的诗句。吟读这首充盈浩然正气和牺牲精神的诗，一名宁死不屈、甘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革命军人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1941 年 1 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当时，李子芳刚做完急性阑尾炎手术，组织上安排他过江北上，作暂时隐蔽。他坚决不同意：“同志们都在前线战斗流血，我怎能只身撤退呢？我是组织部部长，应该和部队在一起。”最后，李子芳在突围战斗中不幸被捕，敌人将他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石底监狱。

在狱中的最后岁月里，李子芳继续与敌人斗争。他被推选为秘密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认真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他要求大家对严酷的斗争“要有充分

我一个复员老兵还不够格。”朴实的话语里，是一名退役军人最纯粹的本色。

郭斯行的铁皮箱，是从抗美援朝战场带回来的弹药箱，里面装着他的奖状、信件、宣传资料。这个小小的铁皮箱，陪伴他行军、讲课，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离休后，他义务开展“红色讲座”100 余场，创办爱心育才奖学金，免费辅导、资助学生近 2000 人。他说：“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帅兵仔，人如其名。“兵”字，是他军旅、民兵生涯最好的注解，“抗美援朝老兵”更是其人生中的光辉印记，“仔”字则述说了他一生的平凡。“有困难，找兵仔”这句话，曾经在村里广为流传，可见当时身为民兵连长的帅兵仔深得群众信任。那套由政府赠送的老军装，被他视若珍宝。在重要节庆和重要场合，他都会拿出来穿戴整齐，郑重地敬一个军礼。

吴法根的故事让人深思。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放弃当干部的机会回乡务农，9 个子女没有一个通过他的关系安排工作。儿子想上高中，他没有推荐；儿子当上拖拉机手想报销一双解放鞋的费用，他坚决不签字，“我们当干部的，天天田间地头跑，还经常上林场，翻山越

岭，鞋坏得更快，也没有报销。”这种“吃亏是福”的价值观，何其珍贵。

翻阅《耄耋荣光》，你会发现这些老兵有一个共同特点：对物质要求极低，对精神追求极高；对个人得失看得很轻，对家国责任看得很重。胡子楦累计捐款 30 余万元，自己却简衣素食；朱本良退休后扫了 20 年宿舍楼；李发明当“赤脚医生”60 余年，常常自掏腰包给病人买药……

这些细节，如一颗颗珍珠，串联起老兵们的精神图谱。他们从战火中走来，比任何人都热爱和平；他们经历过生死，因而更加懂得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

《耄耋荣光》不仅抢救性地记录了一段段即将随老兵离去而消失的故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照见什么是真正的理想信念、什么是永恒的价值追求。书中蕴藏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英雄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英雄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老兵。他们年轻时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年近时依然心怀家国、奉献不止。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他们的精神，应当代代相传。

的思想准备”，强调“只能在斗争中求生存，放弃斗争就会落入敌人的陷阱”，提出“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的革命口号。关于斗争的前途，他提出要力争越狱，设法逃出去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时也要做好不能越狱的最坏打算——“斗争到底，准备牺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他坚贞不屈、毫不畏惧。他在给组织的思想汇报中无比坚定地写道：“敌人要我‘自新’，就是要当他们的走狗，这绝对办不到。要命有一条，至死不投降。”1942 年 4 月，敌人伸出了罪恶的黑手，残忍地将李子芳杀害于石底监狱。

面对优渥的家庭条件，毅然选择艰难的革命道路，吃尽千般苦无怨无悔；身居要职，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尽显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面对敌人的酷刑和收买，始终坚守革命气节，与敌人斗争到底。李子芳用 32 岁的青春年华，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传奇人生。正如战友对他的评价：“他的心和党在一起跳动，一起战斗……一起为暂时的挫折而忍耐，一起为革命的前途而奋斗。”

家乡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前辈。1997 年，在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碑南面山坡下，李子芳家乡所在地人民政府捐资兴建了一座六角形琉璃瓦翘檐式亭子，取名“子芳亭”，以纪念其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和斗争精神。在石狮市城区，建有一条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子芳路”。“子芳”永流芳，精神永传承。

到了云南，如何能不看云呢？记忆里，沈从文先生在 1940 年便曾这般赞叹过。他在文章中写道：“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风，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唯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

从前读书时凭空揣摩，文字与实景间究竟隔了一层。这次随武警部队“忠诚卫士”文艺小分队一路从昆明行至保山，才算真正懂得了沈先生笔下的云，是如何在天上作画，又是如何浸进人的心里去。

历来诗文中的云，都是随着人的心境流转的。愁来时，它飘成“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欢喜时，又化作“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别离之际，则变作一句宽慰：“但去莫复回，白云无尽时。”哪怕只一句“坐看云卷云舒”，也道尽了人世间的从容与余裕。

但保山的云，是不同的。

这是一座浸染着边地气韵的小城，民风淳朴刚毅，天上的云，也仿佛被这土地灌输了某种精神。

是的，边地的云，有兵气。

它翻涌奔腾时，如千军万马跃过天空的脊背；散开了，又像布防图上的标记，被风推着走。夕阳熔下来，整片云化作沸腾的铁水，泼向山峦。

若在营院里看，它又温顺了。微风如牧人，云是安详的羊群。你坐在草地上，望久了，会不由自主呼出一口郁结——仿佛云替你呼吸。

人说年轻人最易为美好所动。我从长沙辗转数千里，来到这片美丽的天空底下，该生出怎样的感慨？是快意，却并非闲适。若说得再分明些，该是心中升腾起的“大好河山”4 个字。

带队干部汪海涛在路上拍着我的肩说：“要把文化服务搞好，去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让基层的战友们开怀地笑一笑！”在这座西南边城，“不舍弓马安天下”是戍边人用青春写下的注脚，而我心中的“大好河山”，也正是被这群人稳稳托起的。

“备边足戎，国家之重事。”来到祖国边境，心绪难以不起波澜。不论是读《高山下的花环》，还是听曾在老山参战的姑父所讲述的往事，我印象中的边关，总与牺牲二字相关。是的，军人的牺牲，一直是现在进行时。

“从中原大地来到西南边陲，说到底图个啥？真就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支队一名干部这样对我说，官兵们从五湖四海来，因共同的理想聚在这里，守卫边疆。他说这话时，车正盘绕于山路上。窗外层峦叠嶂，云萦山巅，仿佛与天相连。我忽然觉得，这云不仅是风景，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见过烽火，听过戍笛，如今又静静注视着新一代戍边人的脸庞。

次日清晨，保山的云再次显出它的神奇——如鱼鳞般铺满苍穹，阳光从云隙间泻下，照亮远山与营房。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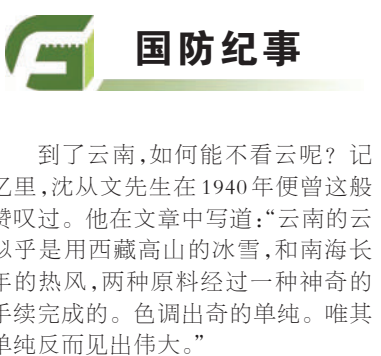
母亲离世已经 20 年。我始终记得 20 多年前那个冬天，她送我入伍时的情景。

当时，我跟随大队队先期到达火车站等候，根本没有想到母亲会到火车站送我。因为家离火车站将近 20 公里，母亲还晕车。就在送走父亲和哥哥不久，不经意间回头，我发现了在进站口隔着玻璃向内张望的母亲。看到她头发蓬乱、满脸沙尘，我顿了顿，不情愿地向她招了招手。母亲看到我，脸上笑开了花。我示意母亲进到候车室，同时赶紧向接兵干部报告，急急忙忙拎着包找了两个空座位，和母亲坐在一起。

母亲一只手摩挲着我的头，一只手抚摸着我的新军装，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这就是我的母亲，不顾自己腿脚不便和晕车，仍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来送我。

母亲和我手拉手坐着，反复念叨：“到了部队好好干，听班长话，农村娃娃别怕苦。出了家门就是男子汉，不能再走回头路！”我默默地点头，把母亲

卫道志作



保山的云

■洪福乐

开窗户，我看见哨兵于云天下站得笔直，营院墙上“因边而生，为边而战”8 个大字熠熠生辉。

云行于天，人守在地。采访中，支队一名 20 岁的广东籍战士告诉我，他最爱在清晨趴在窗口看云。那时东方的云被朝阳染成金红，“看到这样的云，会想家，也更清楚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他说这话时，脸上有种与众不同的坚定，那是两年边地风雨洗刷出来的气质。

演出那天下午，云堆得特别厚，月亮在云隙中时隐时现。官兵围坐在草地上，笑声一阵接一阵。当唱到《当兵的味道》时，大家从欢快的氛围又沉浸到另外一种遐思中。我不禁感到，小分队带来的不只是歌声与笑声，更是一份“被记得”的温暖。正如一名在此服役已 10 余年的老兵所说，“这里离北京很远，但小分队还是来了，说明我们一直被惦记着，心又变得很近。”

演出结束，夜幕渐渐拉下，云也慢慢散开，星斗一一浮现。执勤的战士开始换岗，呼号声格外清晰。抬头望去，几片流云正掠过北斗星，恍若天上的哨兵与地上的哨兵，互相致意。

我们都知道，保山的云，终会散去，但守护在这里的人，始终如一。他们是比云更坚定的存在，扎根土地，成了永不移位的界碑。而云，成了他们最忠实的观众，日复一日见证：何谓忠诚，何谓坚守，何谓“大好河山”最真实的注脚。

其实，在我的眼里，最美的不是云，是云之下那些永远挺立的身影。在这片多彩的天空下，他们以青春守护每一种颜色——云的白，山的绿，旗帜上最鲜艳的红。也正是这些多彩的颜色，才完整勾勒出祖国最亮丽的江山图景。

送 别

■张树荫

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我催促母亲回家，再迟就赶不上公交车了。母亲慢慢起身，我牵着母亲粗糙的手，送母亲离开火车站。寒风中，看瘦小的母亲缓缓迈着步子，不禁想起她陪我长大的时光。

上小学时，我很调皮，总是把鞋弄破。有一次，我左脚的大拇指，小拇指又一次钻出了鞋头，邻居大娘调侃道：“三娃子，你‘大舅小舅’都来了？”母亲听到这话，怕我难为情，赶紧岔开话题。吃过晚饭，她一边陪我写家庭作业，一边裁剪鞋样、备鞋面。待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上学时，一双新鞋已经摆放在床边……

到达军营后，我写信询问，才知道那天是母亲临时决定去送我的，并没有和父亲、哥哥商量。母亲连一件大衣都没穿，在刺骨的寒风中匆匆来、急急回，只为见我一面。

我能想到，那天母亲松开我的手后，再没有回头看我，是不想让我发现她的难过，不想让我看到她的泪水，不想让我觉察她的不舍。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考学、提干、工作、成家，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尽力而为。那一天的送别，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中，滋养我一生。

一瓣心香

母亲离世已经 20 年。我始终记得 20 多年前那个冬天，她送我入伍时的情景。

当时，我跟随大队队先期到达火车站等候，根本没有想到母亲会到火车站送我。因为家离火车站将近 20 公里，母亲还晕车。就在送走父亲和哥哥不久，不经意间回头，我发现了在进站口隔着玻璃向内张望的母亲。看到她头发蓬乱、满脸沙尘，我顿了顿，不情愿地向她招了招手。母亲看到我，脸上笑开了花。我示意母亲进到候车室，同时赶紧向接兵干部报告，急急忙忙拎着包找了两个空座位，和母亲坐在一起。

母亲一只手摩挲着我的头，一只手抚摸着我的新军装，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这就是我的母亲，不顾自己腿脚不便和晕车，仍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来送我。

母亲和我手拉手坐着，反复念叨：“到了部队好好干，听班长话，农村娃娃别怕苦。出了家门就是男子汉，不能再走回头路！”我默默地点头，把母亲

爱国拥军

母亲离世已经 20 年。我始终记得 20 多年前那个冬天，她送我入伍时的情景。

当时，我跟随大队队先期到达火车站等候，根本没有想到母亲会到火车站送我。因为家离火车站将近 20 公里，母亲还晕车。就在送走父亲和哥哥不久，不经意间回头，我发现了在进站口隔着玻璃向内张望的母亲。看到她头发蓬乱、满脸沙尘，我顿了顿，不情愿地向她招了招手。母亲看到我，脸上笑开了花。我示意母亲进到候车室，同时赶紧向接兵干部报告，急急忙忙拎着包找了两个空座位，和母亲坐在一起。

母亲一只手摩挲着我的头，一只手抚摸着我的新军装，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这就是我的母亲，不顾自己腿脚不便和晕车，仍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来送我。

母亲和我手拉手坐着，反复念叨：“到了部队好好干，听班长话，农村娃娃别怕苦。出了家门就是男子汉，不能再走回头路！”我默默地点头，把母亲

问 田篆刻

国泰民安

一瓣心香

母亲离世已经 20 年。我始终记得 20 多年前那个冬天，她送我入伍时的情景。

当时，我跟随大队队先期到达火车站等候，根本没有想到母亲会到火车站送我。因为家离火车站将近 20 公里，母亲还晕车。就在送走父亲和哥哥不久，不经意间回头，我发现了在进站口隔着玻璃向内张望的母亲。看到她头发蓬乱、满脸沙尘，我顿了顿，不情愿地向她招了招手。母亲看到我，脸上笑开了花。我示意母亲进到候车室，同时赶紧向接兵干部报告，急急忙忙拎着包找了两个空座位，和母亲坐在一起。

母亲一只手摩挲着我的头，一只手抚摸着我的新军装，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这就是我的母亲，不顾自己腿脚不便和晕车，仍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来送我。

母亲和我手拉手坐着，反复念叨：“到了部队好好干，听班长话，农村娃娃别怕苦。出了家门就是男子汉，不能再走回头路！”我默默地点头，把母亲